



有宗教的信仰，能使我們有個安身立命處，使自己活得更自在。信仰能讓生活昇華、擴大，信仰能獲得更多無形的財富。

星雲說喻



賣貧買富

文／星雲大師

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葉尊者，是一位證悟的阿羅漢，他的性格不喜歡向富人化緣，專門向貧苦百姓乞食。在大迦葉認為，那些大富長者榮華富貴，享用不盡，何必再去向他們化緣，讓他們錦上添花呢？而窮人所以貧窮，正是因過去世沒有布施、積福，更應該給他們有種植福田的機會，好脫離貧窮之苦。

有一天，大迦葉尊者在外面托鉢行化，看到一位衣衫破爛的老婆婆，便上前詢問：「老婆婆，請妳布施一些東西給我好嗎？」

老婆婆靦腆地說：「尊者呀！我窮到什麼都沒有，就只有這一身破衣服，除此以外別無長物，怎麼布施東西給你呢？」

「既然妳這麼貧窮，可以把貧窮賣給人。」大迦葉說。

「貧窮怎麼好賣給人呢？誰要來買？」老婆婆不明所以，反問尊者。

「我要買。」大迦葉篤定而簡潔地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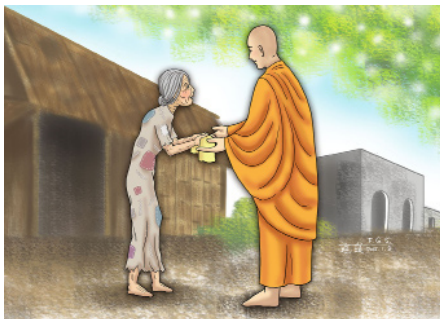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要買貧窮，那我怎麼賣？」老婆婆進一步追問。

「只要妳肯布施，布施就是發財的方法。比方哪裡發生水災、地震了，妳就發一點善心去幫助苦難。只要我們將種子播下去，都會有收成的。」

老婆婆聽了很高興，趕緊從僅有的破衣服上剪一塊布下來，對大迦葉說：「尊者！我就以這一塊布供養你吧！」老婆婆因為這一點善心，後來升到忉利天，享受天人的福報。

布施並不是有錢人的專利，沒有貧富的差別，貴在心意的虔敬。哪怕是貧女一燈，虔誠供佛，也能感得燈火不滅；哪怕是幼年阿育以一抔泥土供養佛陀，也能感得日後成為帝王的大福報。

布施也不一定是物質上的布施，給人一個微笑、一個敬禮、一句好話、一些方便，都是大布施。如果人人都能行布施，這個社會必定是更加可愛了。



圖／道瑛

另類財富

愛心A餐

文／喜壯

新北市中和區有家小吃店開業五年間，提供困頓民衆免費用餐。老闆陳先生說：「出外人，有困難沒關係，只要說一聲，飯、湯吃到飽，不用錢。」

陳先生早年生意不順，一度沒錢吃飯，咬著牙打拚，五年前在南勢角開了這家小吃店。因自己的遭遇，他決心「能幫盡量幫」，只要告訴他要「A餐」，就可以飯、湯吃到飽不用錢，他發願，「只要老闆不倒，愛心餐就會繼續供應」。

有一名孕婦，沒錢吃飯，她連奶水都沒有，在店外徘徊多次，鼓起勇氣進到店裡，羞澀地說要吃「A餐」；也有打臨時工的中年男子，帶著讀國小的孩子，幾乎每天報到；也有年長者，一天來兩次。

最開心的，莫過於有客人曾來吃「A餐」，一陣子沒見，再回來用餐時，掏口袋付錢，並分享找到工作和生活近況。陳先生說，他不計較成本，只希望需要幫助的人來用餐，他的用心就更有意義。

有多少力量就助多少人，陳先生了解饑餓的苦楚。開小吃店提供困頓的人免費餐食，並許諾，「只要不倒繼續供應」，值得大家按讚，讓他生意愈來愈好，幫助更多的人！

佛法真義

布施



貧僧有話要說／十說

我一直生活在「眾」中

文／星雲大師

傳統的念佛、講經、說法之外，過去天主教爲了宣教，曾經組成籃球「歸主隊」征戰天下，爲天主教增加不少光榮與信徒。因此，貧僧從年輕時，就一直希望佛教也能有一支「歸佛籃球隊」，藉著「以球會友」與各國的球隊聯誼，間接把佛法傳遍世界。

歸佛籃球隊 以球會友弘法

後來，從普門中學開始，一直到佛光大學，相繼成立了女子籃球隊，每一年舉行「佛光盃」友誼賽，邀請世界各大學參加。爲了替籃球隊打氣，意外促成了「佛光啦啦隊」的組成，只要有賽程，北中南區各自輪番上陣爲球員加油。這當中，甚至有不少阿公阿嬤參與，經常帶領啦啦隊加油的永光法師說，這許多爺爺奶奶在球賽中，跟大家一樣鼓掌叫好，吶喊助陣，一場球賽下來，忽然感覺到腰也不痠，背也不疼，身心舒暢，大家都紛紛表示，覺得自己年輕起來了。



▲二〇一二年佛光盃籃球賽，星雲大師爲地主隊佛光大學及北京大學的賽事開球。

圖／莊美昭

父母心態

別怕孩子吃苦

文／音父

從阿敏日常表現及上課應答狀況，可以知道他天資雖然不算聰穎，但肯定也不是個頭腦不靈活的孩子，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他的課業表現竟每況愈下。

身為導師的我內心不免疑惑，便約了阿敏的母親，和她進行一場長談。從中我得知母親相當寵愛阿敏這個孩子，只要阿敏喊累，即便課業的完成度還不理想，母親也不忍苛

因爲這樣的因緣，讓貧僧又想到，可以成立一個推廣全民體育運動、淨化社會風氣爲宗旨的協會，接引更多喜好體育運動的人學佛。二〇〇九年，通過內政部核准，「三好體育協會」正式成立，由喜愛運動的賴維正居士擔任會長，師範大學體育碩士慧知法師擔任祕書長。

除了籃球以外，普門中學還有女子體操隊、棒球隊，甚至遠在巴西如來寺的「如來之子」，覺誠、妙遠法師也爲他們成立了「佛光足球隊」，每年應邀到聖保羅各地參賽，都獲得很好的成績。

看到這些比賽場裡，萬千群眾開心喜悅的喊叫聲，感受到體育運動真是魅力無窮。貧僧是想，藉由體育，希望過去中國人所謂「東亞病夫」的稱號能夠去除，能在世界稱雄、體健稱雄、健康稱雄。貧僧也希望爲佛教增加體育人口，甚至美術、音樂、藝術等各方面，讓佛教都能在其中擁有一席的地位。

順時代潮流 增進人類幸福

這許多活動，貧僧都把它歸類訂名爲「共修」，因爲我們認爲，不只是念佛、拜懺、誦經、禪坐、五戒、菩薩戒、短期出家等，應該包括佛學講座、讀書會、座談會，乃至各種大衆活動，凡是有益於身心淨化作用的團體活動，都可稱爲「共修」。所謂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，因爲共修，讓我們能與世界上百千萬人結緣，當然，帶給我們的忙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例如：佛光山二十四小時沒有關過大門，經常有人從國外回來，抵達時已是十二點鐘以後，沒有吃晚飯，還要煮飯給他吃；有的人火車誤點、飛機誤時，也常常半夜三更等他們到來。爲什麼？因爲我們是一個團隊的道場，對於各地的個人，都來者歡迎。

（待續）

文／星雲大師

在佛教，「六度」是人生度脫煩惱、成就佛道所實踐的六種修行法門。六度是一種「自度度他，自利利人」的修行，從發心度人，自己得度；從自度到樂意度人，自他得度是一體兩面的。

或許有人會問：自己都還沒有成佛、解脫，怎麼有能力去度人？其實，未成佛道先度人，是菩薩發心，菩薩在發心度人的過程中圓滿成就自己的佛道；因此，先度人，累積福德資糧，最後自己當然也就得度了。

所謂「六度」，即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但一般人對於六度未能真正了解，只從膚淺的表面來認識，總以爲佛教只是單單叫人要布施喜捨，要持戒自律，要忍辱負重，要精進不息，要枯坐入定而已；這樣的說詞，反而不能契合衆生的根機。其實「六度」不是這個意思，以下是我給予六度的新意，先說布施。

現在的人把布施侷限在金錢捨捨，其實佛教對布施不是那麼狹隘的見解，布施是廣義的，所謂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

布施，不光只是給錢，有錢出錢，這是初等的；比金錢布施再高一點的是出力，我願意布施時間、勞力、專業的技能或智慧，到寺院做義工。再者，你就算沒錢，也沒有時間做義工，沒關係，可以說好話，把善美之舉散播開來，這是說好話的布施。如果，你

美妙緣分

北大生印度結法緣 心被萌化了

文／秦卓麗（北京大學印地語交換生）
圖／印度德里文教中心提供

我，和大多數人一樣，沒有宗教，但我信仰真善美，相信緣分，相信遇到的每個天使都緣於前世的不止五百次回眸，尤其相信在佛光山印度新德里文教中心（沙彌學園）那段日子，是我莫大的幸運。

與沙彌學園的緣分開始得很偶然。三月一開始德里的熱浪逐漸一波接一波來襲。國內一位學長帶朋友來印度玩，他跟我講了以前在沙彌學園教沙彌們漢語的事情，並留下慧顯法師的聯繫方式。我找到慧顯法師，並組織了幾個同學一起去教漢語。美麗的緣分於此開始。

沙彌學園在新德里郊區的一座農場裡，離我們挺遠，一般坐突突車過去至少一小時。尤其是後來，太陽蒸騰著空氣，連出門都需要很大的勇氣。然而，這是值得的……。

慧顯法師 嚴師慈父

慧顯法師溫文爾雅，總是面帶微笑，讓人很安心。他是馬來西亞華人，主持沙彌學園大小事務、照顧小沙彌。我和幾個同學讓沙彌做的口語練習中，有一項是「我最喜歡的人」，沙彌們的答案出奇一致：師父。「在我生病的時候，師父給我買藥；師父教給我們佛法道理；師父帶我們參加很多活動，讓我們開眼界；師父給我們找老師、教我們知識……。」在和慧顯法師的談話中，我們深切體會到他的事心躬親，從組織下鄉看病、主持文化活動到批閱沙彌日記、關注沙彌視力等，事無鉅細，他都一絲不苟。

精心備課 因材施教

由於當時已經確定五月初回國，很可惜只有兩個月時間來教漢語。第一次來熟悉環境

不擅言詞，那也不要緊，別人在布施、說好話、做好事，你能存好心，心生歡喜，功德是一樣的。

法布施呢？有人不明白道理，就布施佛法、道理給他，給他知識、教他技術。不過，錢財布施，人人都能接受，發心傳播佛法、道理給人，卻不見得每個人都願意接受。

無畏布施，就是讓他人不要恐懼、望礙。例如，有人被欺負了，你主動向前，「沒關係，有我在，我來幫助你！」仗義而爲，讓他感到害怕，就是無畏布施。

假定我問：布施究竟是給人呢？還是給自己？

布施看起來是給人，實際上真正受益的是自己。如同將種子播種到田裡，將來收成的當然是自己。布施又如佛經裡一個比喻，一棵尼拘陀樹的種子種在土裡，長大結果千萬棵；有種一收十，種十收百的利益。

布施也像深井汲水，你愈捨得提桶水，給人灌溉，給人飲用，井裡的水就愈是源源不斷。

所謂「捨得、捨得」，能捨才能得，從布施中能捨去內心的慳貪，廣結善因好緣，自然能獲得無限的法喜和自在。

人生不要只看到黃金、白銀，比黃金、白銀更寶貴的還有布施溫暖、結緣的感動。布施不全然以金錢爲主，我們說好話、讚歎他人、有慈悲心、隨喜隨緣、給人一個點頭、一個小小的招呼、一個隨手的幫忙，你能把歡喜、結緣布滿人間，這些人間的溫暖、美好，意義都勝過金錢的布施。

後，我們立刻確定了「一對三」的授課方式及每周兩次的授課時間。緊接著開始教授沙彌漢語的歡樂時光。

在我們之前的中文老師幾乎都是台灣人，每周長途奔波來此，很敬佩他們。送別其中一名老師時，從他的感言中，我聽到了不捨與對沙彌的希冀。

沙彌們的漢語水準參差不齊，我們都會根據他們的水準來精心備課，沙彌學習很努力，常常三五成群一起念書，不懂就互相問，他們的課程很繁重，除了佛法、誦經、司打法器，他們還要學習印度中學的所有課程以及中文、英文、印地語、巴利語等，烹飪、美工、瑜珈、功夫等也不可少。他們的時間安排得非常緊湊，對沙彌來說，周六短暫的打球或者踢足球時光是莫大的幸福。

沙彌們輪流做飯、洗碗，他們不僅廚藝精湛，甚至會蒸饅頭和做豆腐。我們驚歎不已，同時也自愧不如。記得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個很矮的小沙彌繫著圍裙，站在小板凳上，用小手在大盆裡用心地刷著碗……。

離別難 兩個月太短

有一次在沙彌學園用齋，印法老師跟我們分享了很多趣事。如：偷懶不想洗澡的小沙彌只洗了頭，騙老師說洗過了，結果被指出沒換的襪子還是乾乾的；第一次來的小沙彌問老師，爲什麼電扇轉會覺得涼快；來自拉達克的小沙彌會問爲什麼德里沒有冬天、怎麼還沒下雪？

所有的小沙彌都很可愛很懂事，每次見面所有沙彌都雙手合十道：「老師吉祥。」記得第一次去的時候，我整個人都要被沙彌們「萌化」了。

慧顯法師則是特別機智地跟我們提前打了個招呼：「不要因爲他們很可愛，就摸摸他們的腦袋之類的，畢竟是出家人。」

兩個月的時間真是太短，而離別總是如此困難。在課堂上，我告訴沙彌我們要走了，聽到他們問我們何時再回來那一刻，心裡真是酸酸的。離開那一天，慧顯法師在尼泊爾進行賑災相關工作。我們像平常一樣上完課後，阿寶教士和沙彌辦了送別儀式，我們教的沙彌都用他們並不是很流暢的中文訴說謝意，我們也表達了留戀不捨以及對他們的祝福，好幾次大家眼眶都紅紅的。

他們還費心準備了蛋糕和甜甜圈，大家都知道他們要買這些東西有多遠、多麼不容易。等我們真正坐上車要離開，才知道有多麼難—沙彌們抱著小音箱，一邊邊著車跑，一邊揮手唱著：「佛光照耀著你，佛光照耀著你，祝福你健康、祝福你快樂……」我們幾個人坐在車裡哭成傻子。

沙彌學園，謝謝！後悔與你相遇太遲。遺憾與你短暫交織。感恩與你有幸邂逅。相信我們緣分不止於此。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

▲菜園的瓜熟了，合力搬進大寮。

圖／德里文教中心提供